



All star 郭姜燕 著
满天星书系

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

老师也曾 是孩子

散文集





All star 郭姜燕 著
满天星书系

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

老师也曾 是孩子

散文集 ★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师也曾是孩子 / 郭姜燕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

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8.2

(满天星书系)

ISBN 978-7-5584-0784-0

I. ①老… II. ①郭… III. ①儿童文学-散文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87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31393号

书 名 “满天星”书系-老师也曾是孩子

丛书策划	陈文瑛	邹抒阳
著 者	郭姜燕	
责任编辑	陈文瑛	邹抒阳
插 画	白弯弯	蓝智敏
装帧设计	李 璐	
出版发行	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	
地 址	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	
印 刷	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	
开 本	880毫米×1240毫米	1/32
印 张	7.375	插页 4
版 次	2018年3月第1版	2018年3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584-0784-0	
定 价	25.00元	

(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向出版社出版科调换)

All star 郭姜燕 著
满天星书系

老师也曾 是孩子

散文集 ★



这是一部描写许多老师童年生活的散文集，通过对不同生活背景下景物、风俗、人物、事件的描写，展现了与当下儿童生活环境有一定距离感的童年生态，非常生动有趣，也令人心生感慨。书中每一篇散文都情感充沛、文笔细腻，能牵动人心，读来仿佛回到了那个物质相对贫乏但精神世界异常丰富的年代，对当下生活具有启迪意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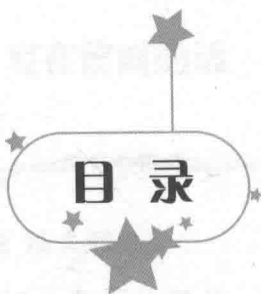
全国“五个一工程”奖
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

得主

郭姜燕

为孩子们奉献的心灵礼物
用清澈的文字、温暖的故事
带你寻找童年的星空

郭姜燕，中学高级教师，江苏教学名师，江苏省作协会员，在《儿童文学》《少年文艺》等杂志发表儿童文学作品数十万字，多篇作品入选儿童文学年度选本。多篇短篇小说获全国大奖。已出版《看了蚂蚁又看云》《我们的秘密》《猜猜我从哪里来》《季悠然和她的猫》《摇篮村有个女巫》等作品，长篇童话《布罗镇的邮递员》获中宣部“2016 优秀儿童文学出版工程奖”一等奖、2016“中国好书”、2016 上海好童书奖、第十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、江苏紫金山文学奖荣誉奖、第十四届全国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。



写在前面的话	001
老鼠的尾巴	003
偷	011
冰的记忆	031
好玩的游戏	037
捡到一颗蛋	043
自行车的事儿	055
跳跳跳跳跳	063
我的“太阳”	073
牛脾气	083
那些蜜蜂	091
一根线的乐趣	097

颖儿	107
想当运动员	117
书	125
红领巾	133
虱子和疖子	139
知了	149
过年	157
学习小组	167
孩子气的父母	175
生活费	185
与水玩	199
文化羊	209
挖个坑埋起来	221
捡到钱了	229

写在前面的话

这本书写了很久很久。

在我刚开始当老师的时候，偶尔会跟学生聊起我小时候的事，他们很喜欢听。在我当老师的这些年，也陆陆续续采访了近百位老师，跟他们聊他们小时候的事。这些真实的故事太有趣了，我从中选择了二十几个，写成了此书。

采访过程中的交谈，经常把我和被访老师带入已经遥远的小时候，我们会情不自禁地大笑，也会不由自主地叹息。

在讲述和倾听中，我们重温着童年，已经到了中年甚至老年的老师们，被突如其来的童年回忆袭击，纷纷变成手舞足蹈自说自话的孩子。

老师不是生来就是老师。

老师也是从孩子走过来的。

学生们可能并不会想到这些，老师们有时候也可能会忘记自己曾经是孩子。

但当老师们回忆起童年的时候，仿佛又回到了过去，变回了孩子。

我发现，学生们听老师讲那过去的事情时，有一种无法替代的亲近与欢喜。

这一个个真实有趣的故事，分属不同的主人，其中的“我”并不是同一个人，而是我采访过的许许多多的老师。

我始终认为，当老师变得不再那么一本正经，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好老师。

把这些故事从老师们的时光深处“打捞”上来，愿它们带来的快乐和温暖能让你会心一笑。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。

但愿我可以做到。

老鼠的尾巴



第四章 回忆

“我生和老死”“我生和老死”人，如环的哀鸣
我生和老死“我生和老死”人，如环的哀鸣

我生和老死“我生和老死”人，如环的哀鸣
我生和老死“我生和老死”人，如环的哀鸣

我生和老死“我生和老死”人，如环的哀鸣
我生和老死“我生和老死”人，如环的哀鸣

我生和老死“我生和老死”人，如环的哀鸣
我生和老死“我生和老死”人，如环的哀鸣

我生和老死“我生和老死”人，如环的哀鸣
我生和老死“我生和老死”人，如环的哀鸣

我生和老死“我生和老死”人，如环的哀鸣
我生和老死“我生和老死”人，如环的哀鸣

我生和老死“我生和老死”人，如环的哀鸣
我生和老死“我生和老死”人，如环的哀鸣

我生和老死“我生和老死”人，如环的哀鸣
我生和老死“我生和老死”人，如环的哀鸣

中学时寄宿过。宿舍在学校的最后面，平房，屋后是水渠和田野，夜晚来了，听得到虫鸣和水流声，颇有一种野趣。

最大的野趣是与老鼠斗智斗勇。

最先与老鼠交手的是梅。

梅的床靠近窗户，窗户旁边的墙上是电灯开关，开关上有一根灯绳，沿着墙垂下，正好垂到梅的床头。这个有利条件，让梅成为我们宿舍的“灯长”，每天晚上，最后一个人上了床，招呼一声，梅，关灯。梅就伸出手，捏住灯绳（旧式的电灯开关多为拉绳式），一拉，灯灭了，黑夜正式开始。夜里有人要起夜，一般不会惊动梅，个人自备手电筒，悄悄起来。梅是唯一不需要手电筒的人，天时地利呀，一伸手，灯就亮了。

为了这点，梅的床变成让人眼红的床。

直到那天夜里。

那天夜里，我们被一声悠长的号叫从梦中惊醒。睁开眼时，屋里亮着灯，梅打着赤脚站在地上，甩着手乱蹦乱跳。

梅说，她抓到了一只老鼠。

怎么可能？黑灯瞎火的哪里能抓到老鼠？我们怀疑她是在做梦。

梅面无人色，指着那根垂在她床边的电灯绳，说老鼠就在灯绳上，她拉灯绳的时候拉到了老鼠的尾巴，彻底被吓坏了。

“不会吧！老鼠难不成会表演杂技？睡吧睡吧，深更半夜的，别胡思乱想了。”

见我们没人相信，梅哭了：“呜呜呜……本来就是的，不是绳子，就是老鼠尾巴，头上是尖的，我一松手它就跑了。”

我们安慰：“好吧好吧，睡吧睡吧。”

第二天开始，梅闹着不愿意睡那张床了，说她睡不着。

于是，舍长亚芳主动调到了那张床铺。她说，她就不信这个邪，以后谁要起夜就喊她，她给大家开灯。

连续一个多星期，亚芳都平安无事，大家再次笑梅有点神经质，说肯定是她做梦做糊涂了。梅被大家说得有点糊涂了，承认可能自己真的是做梦了。

就在那天夜里，同样的场景上演了，主角换成了亚芳。

她披头散发，也是赤脚，不过没有蹦起来。她哑着嗓子说：“真的是老鼠，会玩杂技的老鼠，我抓了它的尾巴，看着它从墙上蹿到屋梁上去了。明天开始抓

老鼠。”

“它没有咬你，真是幸运！”我说道。

屋里有老鼠，我们早就知道，不过一向井水不犯河水，我们也就不怎么搭理它们。

也是，每周从家里带来的一点馒头干、花生米什么的，不等老鼠发现它们，就已经被我们消灭了，比起老鼠，我们有着更饥饿的胃，更强大的咀嚼能力。

亚芳和梅是最积极的，她们指挥着大家，并亲力亲为，把床底下的木头箱子、发臭的鞋子和一些乱七八糟的盒子什么的都清理了出来。

我从老师家借了一个大老虎钳子，作为武器握在手中，弓着腰，瞪大眼睛，觉得自己就是黑猫警长。

其实我怕老鼠。

我更怕老鼠尾巴，怕得要死。

家里养的黑猫捉到一只老鼠，它把老鼠堵在墙角，用爪子扒拉着玩弄，咬在嘴里又吐出来，吐出来玩一会儿再咬在嘴里。老鼠奄奄一息，无力挣扎。

我起先看着好玩，慢慢的，觉得那老鼠也太可怜了。我想，作为一只老鼠，死也死得这么难受，真是没天理。

我觉得应该让老鼠死得其所。于是，我就捏着老鼠的尾巴，把它提起来，准备找一个野地把它埋了。

黑猫不肯放过到手的美餐，被我用力踹了一脚才罢休。

老鼠无力地晃荡着，看样子死神已经接收了它。

我找了一把小锹，往田野里跑去。

就在我的怜悯之心膨胀的时候，就在我还没来得及给老鼠掘出坟墓的时候，我只觉得老鼠尾巴在我手中猛地一下坠，不等我明白过来，手指已经狠狠地疼了一下。当我反应过来，明白自己是被手中的坏家伙反咬一口时，老鼠已经趁我松开手的当口，落地，快速逃得不见踪影了。

它是装死的呀！它居然会装死！

我实在是太愚蠢了！黑猫在我身后喵喵喵喵的，它也在笑话我吧。

还是接着说我们抓老鼠的事吧。

我们把屋子角落的东西清理得差不多的时候，果然发现了老鼠，还不止一只，它们似乎是在进行一个集会。

亚芳挪开最角落的一个纸箱子后，几只老鼠突然

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，明亮的光一下子晃晕了它们，它们先是愣了一下，紧接着，便沿着墙角四散逃窜。

大概见到我们的人数不比它们少多少，这些家伙吓得有点懵，有两只甚至撞在了一起。亚芳离得最近，抬脚把靠得最近的一只踩在球鞋底下，我们听得“扑哧”一声，老鼠大概都被她踩扁了。

我本来距离它们有点远，可能是我与老鼠的缘分未尽吧，有一只大块头竟然径直蹿到了我手中的老虎钳上，我不需要抬手，略微一动，老虎钳就夹住了它的尾巴。

老师家的老虎钳实在是太灵光了呀，那只老鼠的尾巴就像长在了钳子的虎口中，我本能地死劲捏紧了钳子，那家伙狠命一挣，尾巴齐着根部断了。

难不成它是壁虎投的胎？丢掉了尾巴保命也是本能？

总之，那群老鼠最后丢下了一个同伴和一条尾巴。

我们厌恶地把老鼠和尾巴都扔了，一个个有打了胜仗的得意。不知为什么，我有点高兴不起来。

后来，灯绳上果然再没来过老鼠。

这种判断也许不正确，因为夜里再也没有人敢随便拉那根灯绳了。

对老鼠的剿灭战进行过多次。放过鼠药,没用。安过鼠夹子,也没用。

那只丢了尾巴的老鼠,好几次都出来溜达过,它见到我时,我隐约觉得它是多看了我一会儿。

再后来,我们也就随它们去了。偶尔见到它们,都是见怪不怪的样子。

大概,老鼠也是可以养成宠物的。

